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中午好。今天下午利用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我們大家來分享這樣一個題目，就是我們該做些什麼？為什麼要分享這個題目？昨天晚上在這裡，我們聽師父上人兩個小時的開示，聽了這個開示以後，我把我的感受跟大家說一下。首先我的感受是覺得心情很沉重，我想師父上人已經八十四歲高齡，還在為我們操心，為眾生操心，覺得心裡非常慚愧，自己做得太差了，這是一個感受。第二個感受，我覺得師父上人太慈悲了，在這個時空點我們遇到了老法師，真是我們大家的福德因緣，我們的福報太大了。在這個時候有老法師給我們掌舵，我們知道該怎麼做、該做些什麼、該向哪個方向去努力，這個機緣是太難得了。所以昨天晚上聽了師父上人的開示以後，我真是深有感觸。因為什麼？現在時局是什麼樣的，大家都比較清楚，說是劫難也好，還是災難也好，不管你承認不承認，它就是現實。所以面對這個問題，如果我們沒有師父上人的指導、引導，可能我們會茫然失措的；但是有師父在這裡給我們掌舵，我們心裡就踏實了。在這裡我想說一個什麼問題？就是如何面對災難。

對於這個問題，從我接觸到的，我感覺到有兩種態度，一種態度就是掩耳盜鈴，不能面對現實，不願意說這個現實，也不願意聽這個現實。因為我接觸的佛友也好，還是其他人士也好，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都是採取迴避的態度。如果我說多了幾句，可能有人就說你怎麼宣傳這個？實際不是我在宣傳，要製造讓大家恐慌。而是我要告訴大家，怎麼樣面對這個現實，怎麼樣能化解這個災難，減輕這個災難，我們應該做點什麼？這是真正我說這個話的目的。

但是有些人他不是很理解的，有時候也引起一些人的誤會，你就應該說正面的東西，不要說有什麼災，有什麼難。聽到這我的心都好痛，我想一旦事實就在面前，可能你就不知道怎麼辦了，為什麼現在我們不做好思想準備？如果一旦事情出現在我們的面前，我們知道怎麼做。你們想想，四川汶川的大地震，事先大家都不知道，多少秒鐘的時間？我聽說是十二秒鐘的時間一切都化為烏有。你沒有思想準備，可能那個時候，你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；如果你有思想準備，我們好好念阿彌陀佛，我們該到哪去就到哪去。我記得老法師在講法的時候說過，有人提問過，說汶川大地震，不有那麼多學佛人也死了嗎？用我們眼睛看，用我們凡夫知見去看待這個問題，是，你從表面上看，都死了。可是老法師告訴我們，你看到的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但是去的方向是不一樣的，去的地方不一樣，我們這個道理做為學佛人，是應該明瞭的。

對於我們真正的學佛人，我認為應該是坦然面對這個現實，正視這個現實不要迴避它，你迴避也沒有用。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來，二〇〇三年不知道誰告訴我四句話，「天地怒了，地球壞了，人心不善，災難來了」，這四句話是我二〇〇三年知道的。但是我知道這個以後，我不知道什麼意思，我就想這話就告訴我們要向善，不要向惡，我理解得非常簡單。到現在這個時候，我把那四句話想起來對照目前的現實，我知道實際那個時候就在提醒我們該覺醒了，不要再迷惑了。記不記得昨天我曾經說過四句話，那四句話就是刁居士她讓我老伴給她寫條幅，我老伴說「寫什麼詞？」小刁當時就說，「大姊，妳說詞，讓我姊夫給我寫。」我就在那種場合我順口就說出來那四句話，就是「末法末劫時空點，六道眾生多苦難，泣勸眾生快覺醒，速登回家大法船」。我告訴你們，說實在的，當時我說這四句話的時候，我都不知道我怎麼說出來的，因為我沒有經

過大腦思惟。我想我給她說個什麼詞，沒有想，就這四句話順嘴我就說出來了，然後我老伴就把它寫成條幅，現在就在刁居士家裡掛著的，就是這樣的。你說把我二〇〇三年那四句話，和我去年說的這四句話，把它結合起來看是不是在啟示我們什麼，在告訴我們什麼。

但是因為我們迷，沒想得那麼深，沒悟得那麼透。昨天晚上聽了師父的開示，我明白了，這八句話實際是在點化我們應該怎麼做，不應該怎麼做。你看尤其是後面我說這一句，「泣勸眾生快覺醒」，那個泣是哭泣的泣，三點水加立字的那個泣。當時我老伴把它寫完了以後，我們三個好像還議論了，這什麼意思？我說泣就是哭的意思，都沒有往太深刻的意思上去理解。誰在哭？佛菩薩在哭，現在我們看不見。佛菩薩就在我們身邊，看見了我們不覺醒，在迷惑當中，佛菩薩都在哭，都在流眼淚，而且他們的眼淚是血，不是淚水。看著我們太可憐，迷到這種程度還不知道回家，所以最後一句是「速登回家大法船」，那個速就是急速的速，速度那個速，你晚了你法船你就上不去了，不就是這個意思嗎？所以昨天晚上，聽了師父上人的開示，我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在點化我，我為什麼當時我都沒有理解，都不知道什麼，你要說一點意思不知道，不是這樣的。知道是勸善的，但是深刻的意思沒有理解，想到這兒吧，我就覺得非常慚愧。慚愧在哪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，遇到一些具體事情的時候，還是沒有完完全全的把眾生放在第一位，有時候還想到我自己。可能你們聽了我講了幾堂課以後，你們想妳還有私心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有。就從二〇〇三年說起吧！

二〇〇三年我出了第一張光碟「信念」，很快我就成了名人，我措手不及沒有思想準備。那個時候說實在的，每天人來人往，我有點應接不暇，時間長了心裡多少有點煩，就覺得整個生活規律打

亂了。我就想快快的消停下來吧，我還恢復我原來平靜的生活，真是那樣想的。所以有時候佛友們來訪，或者請我出去講，有時候不是那麼心甘情願的，不是痛痛快快的，非常願意接待大家，或者我願意出去給大家講。那個時候的思想境界還沒有現在這個程度，好在是大約是一年多以後，這陣風是逐漸的減弱了，逐漸恢復平靜了。今年我又一次成了名人，我前天我在電梯間，我跟師父上人說，「師父，你別再講我，你已經把我講成名人了。」師父就笑了，說「好好好，給大家做個好榜樣。」師父對我寄託的是這麼大的期望，我跟師父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我告訴你們我真實的想法，不是我謙虛，我真是想再恢復原來那種平靜的生活。我不習慣這麼張張羅羅的、東跑西顛的、人來人往的，那你說我是不是一種自私的想法？還是先想到自己。我雖然跟你們說，師父上人把我推舉出來，是對全體念佛人的期望，是想通過我給大家做個樣子。可是我心裡想，如果有別的樣子，還是讓別人來做，還是讓別人來當名人，我還是希望消消停停的，每天回家讀我的經，念我的佛，看光碟，這種生活是我最適應的，那不還是沒跳出我嗎？所以想到這兒吧，我就覺得特別慚愧，怎麼在這種關鍵的時刻，眾生這麼苦難，妳首先想到妳自己，妳想消消停停的過日子，想消消停停的聽經聞法。

然後我就在心裡問我自己，妳聽經聞法的目的是幹什麼？我自己回答不上來。因為我想你要說我聽經聞法我想成就我自己，那我下一個問題肯定是問，你成就自己又幹什麼？如果你不為眾生，你成就自己又有什麼用？況且你不是為了眾生發心發願，你能成就嗎？所以每當我捫心自問，我就心裡感到非常慚愧。特別是上午，今天上午聽了齊老菩薩的一節課，我非常受感動、受振動。她老人家年齡比我大，已經七十歲了，她所遭受的苦難，受的苦、遭的罪，我沒有經歷過，我的苦難和她比，那真是沒法相比。所以我聽了齊

老菩薩這一節課，我確實是深受教育、深受感動，齊老菩薩是我學習的榜樣，是我的楷模，我要好好向她學習。這我跟大家說的，都是真實的心裡話，是大實話，我希望大家也監督我，讓我不退轉，勇往直前。因為齊老菩薩她跟我說，她說我遭了這麼多罪，受了這麼多難，我就是一個心眼的，勇往直前，我不退縮，我沒有退轉的心。就這一句話讓我深受振動，我為什麼？我不是說我想退縮，這我倒是沒有，我就想消停下來，我不想熱鬧。你看齊老菩薩她所遭的罪，何止就是熱鬧一些，我跟她簡直沒有相比。所以從今天開始，我要老老實實的、好好的向齊老菩薩學習，以她為楷模、為榜樣，在我修學前進的路上，她就是我的指路人。我說的都是真心，實實在在的話，我不是吹噓誰、吹捧誰。

這是在說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之前，也算個開場白。昨天師父開示，主要講的內容是關於修學六和敬，要啟建六和敬僧團，是講這個內容。六和敬的問題，我如實的告訴大家，我修學得不好，我做得也不好。昨天我聽了以後，我真是很受振動，這個問題太嚴肅了。我過去沒有把它提到那麼個高度來認識，只是想我做個好人，好好修行，好好為眾生服務就可以了。對照六和敬，我做得太差了，這六條我一一對照我自己，我哪條都沒有做到，所以這個是我的第二個慚愧。光慚愧不行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咱們就應該做、應該落實，佛法是講實質，不講形式，所以咱們還來實的，別來虛的。我想師父講了六和敬的問題，佛陀教育協會倡導要啟建六和敬僧團。做為我們來說應該怎麼辦？我們昨天在場聽師父開示的佛友也不少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怎麼想？我是這麼想的，我現在這個問題我又聽明白了，我認識上又有了新的提高，我在做的問題上，也應該有新的提高，有新的行動，不應該僅限於口頭上的認識，而應該落實在行動上。我想我自己應該從這幾方面做起也供大家參考，如果有大家

可借鑑的地方，就算我對大家的供養。如果沒有借鑑的地方，你們大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想一想，你怎麼樣來落實這個六和敬？

我想我應該從哪幾方面做？第一從我做起。因為從我做起這個問題是太重要了，你不要要求別人如何如何做，首先你自己要做好，用你自身的落實行動給大家做個樣子。念佛，老老實實的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；落實六和敬，也老老實實的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我是這樣想的，怎麼樣做好樣子，怎麼樣落實，就是時時反省自己、日日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的錯、自己的過，改自己的錯、改自己的過，不見他人錯、不見他人過，這就是我想到我落實六和敬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從這做起。譬如說和諧，你總想我的環境不和諧，別人和我不和諧，錯了。我昨天聽完師父的開示，我覺得這個和諧也要從自己做起，你要真誠的和別人，和任何人去和諧，不要要求任何人和你和諧，這句話聽明白沒有？這是我的想法，好像有點像繞口令。就是你要真誠的去和任何人和諧，不要要求任何人和你和諧。你和別人和諧了，你真誠的去和諧別人，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別人和你和諧。但是你不要要求別人，你不去人家和諧，你要求別人和你和諧，那就錯了，肯定和諧不了，這是我要做的第一步。

第二步就是以自身真正的落實六和敬，來感化你周圍的人，周圍的眾生，帶動更多的人、更多的眾生落實六和敬，這樣我們才能建立更多的六和敬僧團。因為師父對這方面，我感到他的期望是太大，苦口婆心的說兩個小時，不就是讓我們和諧，讓世界和平嗎？不就是要挽救這場劫難嗎？不管有人承認也好，不承認也好，我在這裡還是說實話、說真話，告訴大家師父的苦心，我們不要辜負了師父的希望。老人家這麼大歲數，高齡老人，每天還在為這件事忙碌著、奔波著、辛苦著，我們真是有點於心不忍。所以我們一定要真正的從自身做起，來落實這件事。怎麼樣能做到這一點？還是那

句老話，就是一切人、一切眾生都是諸佛菩薩，唯我一個人是凡夫，把自己放在最低處。按齊老菩薩的話說，就是軟軟的、低低的來這樣告訴自己，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。別人都是佛菩薩，只有你自己是凡夫，你才能夠虛心的向別人學習，然後你自己才能成就。不有一句話嗎？說水往低處流。還有一句話，譬如說一個容器，就像這個水杯，你把它倒了滿滿的一杯水，然後你再想往裡倒的時候，它肯定要從杯口往外溢的，你倒不進去了，為什麼？因為你裡面已經滿了。如果這個杯子是個空杯，你再往裡倒的時候，肯定能倒進去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我們做為一個修行人要謙卑，要禮敬諸佛，諸佛，就是所有的眾生都是諸佛菩薩，你這樣你自己才能受益，你自己才能前進，你自己才能提高境界。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很高很高的位置上，你看別人都不如你，你不會進步的。最好你可能是停滯不前，可能你停滯不前你都做不到，人家在進步，你在這停著你就是在退步。所以咱們做為學佛人一定要謙卑，如果大家有這個機緣，有這個條件好好學學關於六和敬。昨天在那我看了一些，今天中午我利用休息時間，我又看了一部分內容，看得還不深、不透，還要仔細去推敲、去研究。尤其是最後的師父寫的那個啟請書，祈禱書，那個非常好，那是師父親自寫的。我建議大家如果有這個機緣好好看看，對照對照自己，你應該怎麼辦？實際我們做這件事情是救自己，也是救世界，這叫自救救世，救自己也是救世界。如果世界都沒有了，還有你嗎？所以這是自他兩利，就是你自己和他人人都得利的一件事情，我們人人都有分。因為什麼？一切法由心想生，如果我們每個佛陀弟子，特別是我們每個淨宗學人，都能夠認真落實佛陀教育協會這個號召，人人都為六和敬做一分貢獻，那我們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，這個力量會振動虛空法界的。你不要想我有什麼本事，我不就是

一個小白人嗎？你不要小看自己，你的起心動念是一股力量，他的起心動念是一股力量，我的起心動念是一股力量，如果我們的起心動念給它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它動念都是為善的，都是為世界和平的，為挽救這場劫難的，為拯救地球的，你說這個力量能小嗎？況且我們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做這件事情。

老法師說如果全世界有八千人來做這件事情，就了不得了，我們就可以挽救劫難，暫緩劫難，你想這個力量小嗎？全世界有六十億人口，八千人能做這件事災難就可以化解，可以減輕，你能不能做這八千人裡的一員？況且何止是八千？我們能不能八萬？能不能八億？如果我們這麼多人，八億人都能念佛，都能做落實六和敬的先鋒模範，我們的世界不就太平了嗎？我們的地球不就太平了嗎？這個劫難不就可以化解了嗎？你說這件事情我們每人獻一分力量，就可以做到的事情，為什麼我們不去做？為什麼我們要看著這場災難的降臨？所以說我想我自己一定要發心、發願來做這件事情，因為六和敬的有關的資料我學習得不夠，我回去我再要從頭好好的學習，一條一條的去落實。我是這樣想的，最起碼我要做這八千人裡的一員，我要把我的一分力量獻出來，獻給眾生。我要為世界和平，為這個地球減免劫難，我要貢獻我自己的一分力量。如果我能團結更多的人來做這件事情，那當然是更好的。從這個來看，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，是一個大事，它涉及到我們每一個人，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這個地球上。

我昨天講還是前一次我講，我告訴大家，如果你面對災難的時候不要驚慌、不要失措，因為我們念佛人有依歸之處。我們的依歸之處就是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阿彌陀佛。比如說一葉小舟，在茫茫大海裡漂流，我們這個小船上掌舵人，這個船到哪去停泊，去靠岸是最安全的，我們心裡有底數。如果這個小船沒有掌舵人，隨它



自己去漂，那心裡是沒有底數的，不知道漂到哪去了？因為我們的掌舵人就是阿彌陀佛，就是我們的師父上人，所以我們坐在這個船上，心裡是踏實的、是安全的，最後我們一定要回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昨天師父上人說，假如你面對災難的時候，你的準備工作沒有做好。譬如說我們有些習慣的口頭語，一剎那哎呀、哎呀，不是阿彌陀佛吧；或者是哎呀媽呀，哎呀媽呀，也不是阿彌陀佛吧，關鍵的時刻，把阿彌陀佛佛號忘了。你那一句哎呀，一句哎呀媽呀，你就不知道上哪道去了。你只有在那關鍵時刻如如不動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你就回家了。多麼簡單，你說我們為什麼不選擇這條道路？

所以這個事我在這裡說，我也想到了，肯定會有不同的聲音，因為這個是不是全球直播我不知道，肯定是面對這麼多觀眾，肯定這光碟要流通，很多人都會看到的，一看到妳這老太太妳在宣傳什麼？我不害怕，我沒有私心雜念，我為大家好。所以我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，讓大家做好這方面的思想準備，我們大家好好念佛，好好落實六和敬，有辦法挽救劫難，不是我們就坐這等這個劫難的到來，有辦法我們為什麼不做？我們不是在這宣傳這個黑暗面，讓大家恐慌不是這個目的。是告訴大家方法，教給大家怎麼做，師父上人不在教我們方法嗎？我們把方法學會，我們認真去落實，這災難不就減緩了嗎？我們不就是為自己、為這個地球、為眾生，不就做出貢獻來了嗎？這是我們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，不是說我能做，他能做，你不能做，你也能做。所以我們首先要發心，要落實這個六和敬，要啟建六和敬的僧團。我剛才第一條我說了，從自身做起，不要去要求別人，你如果強迫的要求別人，可能效果還不好。我們這個事情都是自覺自願的，你認識了，你聽明白，你願意去做，你就認真的去做，你就貢獻了一分力量，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。

我昨天說了一句話，我說我現在在哈爾濱每天早晨三點鐘出去繞佛，現在隊伍愈來愈壯大了。昨天聽了師父的開示，我就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嗎？我們繞佛、念阿彌陀佛，不是也在落實六和敬嗎？大家齊心協力念的都是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，不起別的心、不動別的念這多好！可能有無數無數眾生在跟著我們一起繞、一起念，這個力量是不小的。我回去以後我想，我可以和大家說一下，因為原來我沒來之前，對我在那個地方繞佛，我也不是說保密。刁居士她有個什麼想法？她說別讓他們知道妳在這繞佛，如果知道妳在這繞佛，他們都來了，都想親近妳和妳說話，影響妳做早課。我對這個問題當時說了以後，我沒有啥認識，我現在我認識到錯了。不要怕來人多，來的人愈多愈好，是不是我三點繞佛，我繞到五點，兩個小時我就繞完了。他們願意和我親近，願意和我說說話那就說！給一個小時夠不夠？現在天還暖和，站在那陽光下想說啥就說啥，不會嘮家常的對不對？大家說的都是關於修學方面的事情，有什麼不好？所以這回我回去，我就大張旗鼓的宣傳，我在哪哪哪繞佛，如果哪些佛友希望來繞佛，你們隨便來。

家遠的你晚點到也可以，家近的反正我告訴你我是三點鐘到，就這樣完全公開，這樣我估計可能時間不會太長，去繞佛的佛友會很多的。你想去一個佛友，這是我們能看得見的，他身邊又有多少我們看不見的眾生，跟著他一起繞去了。所有去繞佛的佛友們，他們又能帶去多少看不見的眾生。什麼叫度人？什麼叫度眾生？實際每一件事都是在度，都是在救是不是這樣？也可能我理解的不是那麼完全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就是說我們如何來面對所要面臨的劫難，這個劫難有沒有就讓事實來驗證。現在這麼說，就是告訴大家做好思想準備，用師父教給我們的辦法，來盡我們的一分心、一分力。實際我們不費什麼事，沒有什麼難處，只要你認真去做就夠了、就

好了。我們再好好念佛不就好了嗎？你說這場災難減緩了，對人人都有益處，其中包括你自己、包括你的家人，這麼簡單的事情，我們應該是努力去做。這是我今天在這開頭講一段，關於我們應該如何做的，就算第一個問題吧。

我們還該做點什麼？我想講講拓開心量，把苦難的眾生，裝在我們心裡，把自己那個我字把它拋開，徹底把它丟掉。我現在「我」我是放下了，但是放得不徹底，不遇到具體問題感受不深，遇到具體問題就出現了，我們真是應該拓開心量。我自己想這樣一個問題，我來到這個人世間幹什麼來了？我從哪裡來？我到哪裡去？你看你來了，來了你最起碼在這個世間，你要生活幾十年，你這幾十年你怎麼過？你幹什麼來了？然後你總有走的時候吧，你到哪裡去？這個問題我真是考慮過。因為什麼？我上一次來曾經講過我出生的經歷，可能有的佛友聽了覺得挺神奇，實際沒有啥神奇的。我就是我媽媽生了我姊姊之後，得了重病、怪病，就是面臨著死亡，當時那一年我媽媽是三十五歲。後來我媽媽跟我說，裝老衣服都做好了，因為我的伯父和哥哥都是中醫，在雙城那一帶是非常出名的。自己家裡有醫生，自己家裡有病人，那一定是盡心盡力去治，但是我伯父和我哥哥都沒有辦法治我媽媽的病，所以就把後事都準備好了。然後我那次我說我姥姥，就是我的外婆晚上就做了一個夢，就夢見一個白鬍子老頭告訴她，說到這你們可能想白鬍老頭神話，我告訴你們是真實的事情的經過。我外婆做了這個夢以後，那個白鬍子老頭就告訴我外婆，說明天早晨從你家出發，往西南方向走，五十里地左右遇見一個人，他有個偏方能治你老姑娘的病，這是一個夢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外婆醒了以後就想，這個事告不告訴我外公，因為我外公是一個脾氣很怪的人，我外婆挺怕他不敢說，後來想為了

老姑娘說說吧，就跟我外公說。我外公他不管他脾氣怎麼怪異，他自己的老姑娘他還是很心疼的，他說那就去看看吧。那天早晨我外公出發以後，就往西南方向走，也可能是巧合，走了五十里地左右就真是碰見一個人，就給我外公一個偏方，這個方上就三味藥，說你拿著這個偏方，按照這個給你老姑娘抓三服藥，吃了她就好了。我外公肯定是半信半疑，就把這個方拿回來了，交給我的伯父和哥哥，他們兩個人一看，說這麼簡單的藥能治這個病嗎？那試試吧。就給我媽媽抓了這三服藥，我媽媽吃了這三服藥以後病就好了。好了以後我伯父和我哥哥說，我媽媽雖然這個病好過來了，死不了了，命能保住了，但是我媽媽沒有生育能力了，就是這個結論。那因為已經有我姊姊了，所以不能再生育了你也沒辦法，你也得認，這個事情就過去了。但是時間不久我媽媽就懷孕了，懷的就是我，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就來到這個人世間，按道理我說我好像不應該來到這個人世間。媽媽本來是要死的人沒死，然後沒有生育能力，偏偏又懷上了我，所以我是我媽媽三十六歲那年生我。

我上次講，我不知道在座也沒有聽到過，我是四大怪，是我爸爸媽媽我給總結的，我四大怪。第一怪就是生我的時候我媽媽難產，農村條件非常差，我們北方叫老牛婆，就是找個老太太去接生。老太太去了以後，兩天兩夜我媽媽生不下來我，我是立生，一條腿先下來，那條腿不下來。可能老太太動員我兩天兩夜，才把我動員下來，這是我的第一怪，難產。

我的第二怪是黑色的，黑亮黑亮的，你們看過包公那個戲，我媽媽告訴我，我生下來以後，我的全身的皮膚的顏色，就和那個老包公一樣顏色，這是我的第二怪，黑色的。

第三怪是日夜不停的哭，沒完沒了，因為農村是點洋油燈，點煙火，就這樣的。一夜之間一盒煙火不夠點，不夠點的，剛一不哭

了想要撘下，又哭了，所以就成天成宿得抱著我晃。因為我是滿族，滿族的孩子睡板，前兩天誰問我一句，你腰板怎麼那麼直？我告訴他，我不是開玩笑，我說我們滿族人，小孩小時候睡板，是一個長條的板，上面鋪著一個灰口袋，然後孩子在口袋上，連板帶口袋帶孩子一起拿繩這麼一攏，然後一起抱著是這種，我們小時候是這樣的。然後我媽媽兩個腿伸著，把我橫著放在腿上，她腿這麼晃，好讓我不哭，所以後來我媽媽就做病，腰疼、腿疼。你說我慚愧不慚愧？我是不是不孝之女？生下來讓媽媽遭那麼大罪，然後還這麼鬧人，一百多天哭的，哭了一百多天，我媽媽一百多天就不能睡覺，黑天白天晃我，你說母恩我怎麼報？這是我的第三怪。

第四怪全身長瘡、流膿、淌水，因為你躺在這口袋上，你不得枕枕頭嗎？那小孩不有這麼大個小枕頭嗎？枕個枕頭。有時候想給你換換褲子，我們北方叫褲子，不知道南方叫什麼，換那個時候得把你抱起來吧，這麼一抱孩子忘了托著這個枕頭了，這個腦瓜皮就沾到枕頭上沾掉了。就後面，甚至我媽說紅鮮鮮的特別嚇人，有的時候都想是不是骨頭都露出來了？就能到那種程度，現在的孩子四歲什麼樣子，你們有印象吧。我四歲不會坐著，就軟到那種程度，坐不住，起不來，就一直都躺著。

所以我爸爸媽媽告訴我，不知道你怎麼來的，也不知道你怎麼活下來的，後來我說媽媽，我那個黑皮是怎麼掉的？我現在我也沒那麼黑？我雖然比一般人好像稍微黑點，但是還沒黑到那個分上。我媽媽說一點點蛻下來的，就是從腦瓜門這開始一點點往下蛻，蛻下來的不就是白了嗎？然後下面還是黑的，蛻蛻蛻蛻從頭上一直蛻到腳，把一層黑皮就這麼蛻掉了，我就從黑老包變成一個正常的孩子了。我沒有蛻皮之前，我媽媽掛著幔帳不讓別人看我，怕嚇著人家。有一天我外公在那一走，這風一刮把幔帳刮開一個縫，我外公

看見了，他第一次看見我那個模樣，就喊我媽媽，老劉，妳家孩子抽風了，快拿大板鋤撮，扔豬圈去吧！我媽媽說她生下來就這樣。完了我說「謝謝妳，媽，妳當時要拿大板鋤把我扔豬圈去了，那豬早把我吃了，我就沒有今天了。」我媽說「不管醜也好，俊也好，自己身上掉下肉，我哪能捨得把妳撮了，妳不還有一口氣嗎？」我就這麼艱難的就活過來了，活過來以後，反正一直是挺奇怪的。

然後我再說，我告訴你們，我沒有念過大學，為什麼？我高中畢業那年是一九六四年，我一九六四年差兩個月高中畢業的時候，那正是準備高考，非常緊張的時候，我就得了一種怪病休克。哪也不疼，哪也不難受，事先一點預兆也沒有，隨時隨地就休克過去了，就是這樣。沒辦法，我爸爸就帶我到農村去找我哥哥看病，我在那治了兩個月的病，我哥哥給我配的中草藥，吃了兩個月，不休克了。回來了，人家也高考考完了，和我沒關係了。你看正好剩兩個月，我休克我去看病去，看完了回來人家高考結束了，那就把我落下了！然後我老師就給我選擇到小學去當代課老師，那時候不知道代課老師和正式老師有啥區別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那是兩個層次。那就去吧，就去當代課老師了，我就這樣就當了孩子王，然後就一步一步的就這麼過來了。

現在大家說起我的時候，我的一些老同事、老同學，我們在一起說起我的時候，他們都說妳這一生不是妳自己安排的。我說誰安排的？佛菩薩安排的。我說你們要說佛菩薩安排的，我也有點信，因為什麼？我知道我什麼都沒求過，要不老法師講法時說過一句話，他說「無求品自高」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就在我參加工作以後，我所有的工作日記的扉頁上都是這句話，無求品自高。我那時候我沒學佛，我還沒聞到佛法，我不知道我在哪抄來的這句話，我怎麼那麼喜歡它，我就把它寫在我每一本工作日記的扉頁上。一直到我

後來病了以後，我退下來，我不上班。從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，基本都是這樣的話，要不就是「正直善良是做人之本」，我記得我的筆記本扉頁上都是這樣的話。然後他們就給我捋，「素雲，妳腦袋裡空，我們幫妳回憶回憶。妳看妳上小學當代課老師，第一件事，妳頭三個月不知道開工資，有沒有這事？」我說「有。」你們聽了覺得奇怪嗎？上班了我不知道開工資，老會計給我攢了三個月。我那時候一個月工資二十九塊錢，一九六四年二十九塊錢，在我印象中那麼多錢，因為我沒見過那麼多錢。然後三個月不知道開，老會計問我小劉老師，妳怎麼不來領餉？因為他年齡大，他管工資叫餉。我說有我事嗎？他說妳看沒看到別人來領餉？我說看著了，我以為那是他們的事，和我沒關係。他說來吧，傻孩子給妳攢三個多月了八十多塊！你看三個月不是八十多塊嗎？「拿回去吧，交給老媽，老媽該高興了。」我就把這三個月的工資拿回去交給我媽媽。我媽媽說小雲，妳們三月一發餉？老人都管這叫發餉，我說不，我們一個月一發。她說妳怎麼三個月才拿回來？我說我不知道，這回老會計告訴我，一個月一發餉，下個月到時候我就領餉了，就這樣。就是頭三個月工資就這樣領回去交給老媽的，那時候你們想想，一九六四年八十多塊錢那好多好多！那可能跟現在上萬塊錢比都差不多，反正我對錢沒概念，我也不知道能比現在多少錢，就是這樣的。

他們再給我舉那個例子，說一個老師，因為當時這個老師也在場，他老家地震，妻子孩子都震死了，他要回家處理後事。妳把妳一個月的工資二十九塊錢，回家管妳媽媽要了一塊錢添上，妳都給他了，妳記不記得有這個事？我說你們一說，我好像有這個事。他說當時我們為什麼記這麼清楚？因為當時我們問妳了，妳為什麼回家管妳媽媽又要了一塊錢添到裡面。我說那不湊整嗎？那二十九加

一不三十嗎？我這個數我算過來了。他說我們當時不說那二十九塊錢，妳留九塊錢零花，妳給他二十塊錢這不也是整嗎？我說我沒想，我沒尋思這二十塊錢是整，我就尋思二十九加一三十是整，所以我就這麼處理了。在他們印象當中說記憶猶新，妳那時候在我們眼睛裡，妳簡直就像一個天真的娃娃，妳怎麼那麼天真？說我天真，妳想事怎麼那麼簡單。所以我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這麼簡單，我還沒有學複雜。

然後說工作一步一步的，按照他們的說，你一步一步在高升，說我們都知道，你什麼都沒求，你一步一步高升。我給你們講個笑話，我不知道這個碟要是發出去以後，當時在場的人聽了以後，有什麼感受？我也不屬於洩密吧，我覺得這個事好像不是天機，天機不可洩露我知道了，這個不是天機，是我生活當中經歷的事，我可以跟你們講個故事。我在東安廠教育處的時候，我們處很大，就是有中學、有大學、有小學，那麼多學校，那教職員工也好多，但是我們領導少，就一個書記，一個處長，就管理那麼大一個教育片。後來可能就要提一個副處長，然後就得醞釀提誰？我那個時候在中小學教育科我是科員，我都不知道我那個位置是個啥位置。我接著往下說，你們就覺得這老太太，從小就那麼天真，到現在還那麼天真。然後有一天處長、書記召開中層幹部會，就是各校的校長、書記去開會，幹什麼？就醞釀要提這個副處長，提名提誰。讓我們也去參加會，因為我不是在處裡嗎？是東安廠教育科屬於在機關，我不知道我們屬於旁聽，我腦袋裡沒這概念，讓我們去我們就去了，我們全科都去了坐那。然後處長就說，今天的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讓大家醞釀一下，我們要選一個副處長，看看提誰合適。你說我多麼天真、多麼幼稚，我就四處一看這些個中層幹部三十多，喝茶水的、托腮沉思的、抽煙的，誰也不吱聲。我一看我就著急了，我說我



就心裡尋思你們怎都不說？那總得有發的言吧？再看看人家還誰都不說，人家還這麼的沉思，我心裡想人家可能沒想到這個合適人選的吧。你說我就冒泡了，我說我說，後來人家告訴我，妳知不知道妳是列席會的，沒有發言權。我說那都會開完了，我都發完言了你們怎麼才告訴我？開會之前為啥不告訴我，我沒發言權？

那我就說了，完了我就這麼一說我說，就這全場三十多人的目光，唰一下就都集中在我這了，就看我說誰。說啥？你們能猜著我說的啥意見嗎？我沒有提具體人名，我怎麼說？我說書記、處長不就是一個副處長的位置嗎？不就那一張椅子嗎？我說我提個建議，誰願意幹誰舉手？你說我這主意是好主意、還是餒主意？我說誰願意幹誰舉手。氣得我們書記，我們書記一拍桌子，妳開玩笑，說我開玩笑，非常嚴肅的，真激了。我說我不是開玩笑，不是讓大家發言嗎？我就是這個意見。妳說說那為什麼要誰願意幹誰舉手？我說願意幹他有積極性，那不願意幹他沒有積極性。完了問我，妳舉不舉手？我說我不舉手。你看我回答得可乾脆利索了，後來就弄成一個話把。我們那有個貢獻隊的一個老師傅，會議開完了以後說妳真出洋相，說我出洋相。以後一見著我就說，素雲，妳舉不舉手，我說我不舉手。真是的，我就能把我的真誠的意見，在那個場合我就這麼表達出來。因為一我不知道我是旁聽，我沒有發言權；二我認為我這個建議還挺好的，你說就這一個位置，這麼多人那誰來當？那就誰願意幹誰舉手吧。所以氣得我們書記說，組織上提幹，就誰願意幹誰舉手，這什麼原則？我說那啥原則我不知道，反正你讓我說我就這個意見，就是這樣的。這是第一把，這個事就撂下了。

撂下來以後過了一段時間，我的一個好朋友，我記得我們七一到文化宮去開慶祝會，在沒進屋之前，我這個好朋友跟我說，「素雲，告訴妳一個好消息。」我說「啥好消息？」她說「妳要提幹了

。」因為我對這個事不感興趣，我聽了以後我都當笑話聽，我說「啥大官？」她不告訴我要提幹了嗎？我說啥大官？她說「別開玩笑，我真的聽到消息了，人家組織部都下來考核了。」我說「是嗎？」說完了在我這就沒事了，我們倆就進屋都開會去了。開完會出來以後，出了門正好碰見我的老師，我初中二年級時的班主任老師，後來我們倆又在一個學年都教語文，我對我們老師的印象特別好，就這樣。我出來看著我們老師，和我這個好朋友曾經談過戀愛，後來沒成，黃了，就這麼個關係。完了我一看見我們老師我就想起來，我那好朋友進門前跟我說的話，我說「老師，剛才誰誰告訴我，說我要提幹了，我也不知道什麼個官？」我們老師嘿嘿笑了，我們老師說「素雲，是真事，組織部來考核，找我談過了。」我說「老師真有這事？這可不行，別說了、別說了，我得去找領導談談。」

因為當時不就是我們處長和書記兩個人嗎？我就蹬蹬蹬的開完會我就跑到領導辦公室，人家倆人對桌在那坐著，我進屋我就說，我說兩位領導我問一個問題。看我風風火火的進屋就問，兩位領導都非常吃驚就瞅我，「啥問題？坐下說。」我說「不用坐著，站著說吧。」我就站著說，我說就一個問題，「是要提我當官了嗎？」你們見過我這樣的嗎？面對領導就直截了當的問，是要提我當官了嗎？我們處長瞅書記，書記瞅處長，兩人對話就是這樣的，書記跟處長說，「這是涉及到提處長的問題，那讓處長給妳解答吧！」完了處長跟書記說，「還是書記來解答這個問題，我不知道怎麼解答好。」完了這不這麼說嗎？我接著我就說一句，我說「說真話，不能說假話，不能騙我。」你看第二個問題就給人家逼上了，還得回答我，還得說真的不能騙我，得說真話，逗得我們兩個領導哭笑不得。後來還是書記讓處長說，處長說「小劉，那你還不讓我說假話，我就得告訴你真話，我就跟你說說吧，是有這麼回事，組織部來

考核了。」這不就完了嗎？你說我下一個問題我接著問更尖刻了，更讓領導難回答，人家這個問題告訴我是真的，來考核了。

我下一個問題馬上問，「你倆啥態度？」問人家處長、書記你倆啥態度？整的我們書記瞅處長，處長瞅書記，「這個問題真是有點讓我們為難。」完了我們處長就說「書記，你說你啥態度？」完了書記對處長說「處長，你說你啥態度？」說完兩人哈哈大笑，我說「這個也不能說慌話，也得說真的，你倆啥態度就告訴我啥態度。」後來我們書記說「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妳，還不能說假話，說真的，我們就告訴妳真話。」我說「那說。」好像我是領導了讓人家說，我們書記就說了，「我們倆投了反對票。」我說「好了，到此為止，沒我事了。」我扭頭就走，人家書記、處長又把我叫回去，「回來、回來，接著問第三個問題。」我說「沒有，沒有第三問題。」完了他們說「妳第三個問題，應該是問你倆為什麼投了反對票？」我說「那是你們組織上的事，和我沒關係，只有你們投反對票，這個事和我沒關係了，就行了。」這不我就要走嗎？說啥不讓我走，你必須得問第三個問題，我說「那我沒問，你們倆都替我問完了，那你就直接回答吧，你們為啥投了反對票？」當時我們處長說，「我們倆經過再三斟酌，考慮到妳現在還年輕，我們教育片這麼大，好多老師都是妳念書時候的老師。妳這個人幹啥又這麼認真，我們怕現在就把妳提上來，把妳壓垮，妳不好處理一些問題，我們想再成熟成熟。」我說「別再成熟了，我就這樣了，你們該提誰提誰，和我沒關係就行了。」就在提幹問題上，我都能這麼鬧笑話。

再說我調到省裡以後，你說這樣的事，是不是對每個人來說，好像都是大事，都是大家很關注的事，在我這那恰恰就不是事，我還不願意幹這樣的事。我調到省裡以後，我是一九八四年調到省政

府，調到省政府以後我那天不說了一句嗎？因為穿著打扮太屯，太土氣，人家別的處問我們處長，你們處在哪挖出個出土文物？所以我一九八四年我在省政府是出土文物，因為太屯了。我的頭型就現在這個頭型四十多年一貫制，從來沒變過，就是這樣。穿我老伴的衣服都穿破了，我撿著穿。穿那氈底鞋，帶五眼的繫帶的，滿省政府的女士們沒有這打扮。後來我們處長說你能不能改變改變？我說我從平房大屯來的，我改變不了，我們平房大屯就是這麼屯氣，就是這樣的。上一次我跟師父說，「師父，一九八四年的出土文物叫你給挖出來了。」就是！你看師父一講把我講成名人了，這個出土文物就出土了！是笑話。

我就給你說我調到省裡以後的一段經歷。我一九八四年調去的，一九八六年我們委提幹，提幹，我們委提幹是一撥一撥提，不是說一個一個提，是一撥一撥的。譬如說現在有五個位置，就這一張表上就寫若干個名字，就是可能都有一定條件，那我具體我說不明白，反正就是這單上有那麼多名字，然後發到各個處去劃，五個你同意誰你就劃誰，不能超額，超額這票作廢。所以劃完了以後收上去，然後把一部分淘汰掉，剩下這些再拉單子再發來劃，劃完了再收上去，再淘汰一部分，然後再拿上來再劃，劃三次，那也太複雜了。劃完第三次以後，基本上就是屬於拍板了，就是這樣了。然後劃完了就是給領導拍板，做參考意見，最後黨組開會就拍了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哪個領導我都不熟悉，我就認識我的主管領導，完全是工作關係，人家別的委領導都不認識我，就這樣的。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三上三下這劃勾，他們就把我勾上去了，就是第三榜下來，我還在這個榜上。他們都說怪了，妳說妳來到委裡以後，妳也不出門，也不溜達，也不跟人家密切關係，妳說妳怎麼就各處，我們那時候就二、三十個處室，就各處都劃。結果我不知道怎麼就把我

給劃上去了，這不就拿上去了嗎？拿上去以後等公布的時候沒有我，我沒有事，沒有就沒有了吧。

我們處裡同志就跟我說，「小劉，妳這把是穩拿，怎麼一公布就沒有妳？妳是不是找領導去問問。」我說「提誰都好，問啥？我不去問。」就沒有問，後來我們這個同事他去給我問了，回來他還告訴我，他說「小劉，我給妳問了，妳這把為什麼沒上去。」我說「你可真好奇，你幹嘛去問？那你告訴我為什麼沒有。」他說因為在黨組開會的時候，就在要拍板之前進去了一個科長，一個老科長，他都告訴我誰誰誰，我也認識，比我大兩歲男同志。進去以後就哭了，哭了以後說「我這一批應該提起來。」領導好像是你說他提也可以，他沒啥毛病，但是就是名額所限這把沒提上，所以後來領導就挺為難的。你說那麼大歲數一個老科長，然後哭哭啼啼的來找領導，領導就為難了。後來他們就琢磨來、琢磨去，領導就問說這個劉素雲是誰？就問這個劉素雲是誰？好幾個領導都不認識，聽說是基層處的，來多長時間？來不到兩年，那樣吧，那就先把劉素雲拿下去，把誰誰誰拿上來。就這樣我下來，那個科長就上去，就這麼的，我就拿下來了。拿下就拿下來，我一點沒有想法，因為我對當官不感興趣。

再接著往下說，那你說我這一撥是這麼下來的，是不是下一撥再提幹，人家別人幫我分析的，這個我腦袋裡頭沒有，說下一撥再提幹妳肯定是排第一號。說因為妳這一次，不是因為妳有毛病拿下來的，是因為那麼下來的，妳下一撥妳排第一號。就這樣他們說妳耐心等待，那我說好好好，耐心等待。然後那個時候不是一九八六年嗎？一轉眼四年過去了，到一九九〇年了，在這四年當中又提了幾次幹？提了四批，四年當中提了四批幹沒我份，連名都不上榜了，就是劃勾都不劃了。好多人就開始議論問我，「素雲，妳犯啥錯

誤了？」我說「沒犯啥錯誤，自我感覺良好。」他們說「妳可別逗了，妳那次是那麼下來的，這四批一批一批的過去，妳怎麼就沒消息了？妳怎不去找黨組問問？」我說「我問這幹啥？我對這不感興趣，提誰都好。」他們說妳老是提誰都好。就這樣，這不就到一九九〇年，一九九〇年我們委分家，就是一個委分成兩個委，原來我們是兩個委合在一起的，現在又分了，就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就開始分家，分家我們最後一個七一就在開獎勵大會，因為當時我在機關黨委。開完會以後大家都退場了，那我們機關黨委的工作人員，我們得收拾這個會場，把旗什麼的都摘下來。

就這時候我們那個主任一把手，就還在台上坐著，你說會開完了大家都散場，都走了。我當時一邊收拾一邊想，我說這個主任怎還不下台？怎麼還在台上坐著？但是我不能說，這個時候我們主任就這樣「來來來來。」就這樣似的，我不知道他召喚誰，我扭頭一看，回頭看看沒有，就我，我說「主任，你叫我？」他說「我叫妳。」完了我就去了，我說「主任，啥事？」主任說「素雲，我得給妳賠禮道歉。」我說「你啥事給我賠禮道歉。」你看人家是委主任一把手，我是個小幹事，你堂堂主任怎麼跟我賠禮道歉。我說「主任，啥事賠禮道歉？」他說「這把分家分名單，我才知道你怎麼還是正科，我記得妳一九八六年妳提副處了。」我說「一九八六年三上三下劃勾，我知道劃上我了，最後黨組公布的時候沒有我，就這麼回事。」他一拍大腿，他說「我錯了，我錯了，在我的腦海當中你已經提副處了，所以後來又提這麼多把幹部，你都沒上榜是不是？」我說「是！」他說「妳怎麼這麼傻？妳為啥不找？」我說「我找誰？」他說「妳找我。」我說「你那麼忙，我找你幹啥？我管你要官去？我對官不感興趣，你也別賠禮道歉，咱倆啥事沒有。」就這麼的。

這個時候就是分完家以後，我們這個一把手就提副省長了，我就分到經委。完了他說我跟誰誰，就是我們分家以後經委的兩個領導，我們主任告訴我，他說「我跟他倆都交代好了，素雲這個事一定做為遺留問題，儘快解決。」我說「你不用交代，你不用給我解決，我不當官，我就幹具體活就行了。」就這樣，這不就一九九〇年嗎？一直到一九九二年，為什麼在這個階段解決不了？因為這個指數有限。我一說在機關工作的同志都知道，指數有限，一個蘿蔔一個坑，你說沒有退休的，你這個坑倒不出來，你這個新的蘿蔔你就安不進去，就這麼個原理。沒有這個坑，所以我這個問題就一直沒解決。我們這兩個領導一見著我，就說「素雲，真是，現在咱們委挺緊張，就是沒有這個指數，等有指數了一定優先給妳考慮。」我說「領導，不用為我操心，有指數給別人，不用考慮我，那麼多人都想當官，誰想當你就讓誰當，我還是這個理念。」結果一九九二年，我不是在機關黨委工作嗎？政府的黨工委帶帽給我下了一個名額，黨工委給我下的名額還不許換人，還必須得給這個指數給我，提副處。當時我們領導說，「來了一個名額給素雲的，這把可有機會了。」我說「你們看看，徵求徵求意見，那麼多年齡和我相符的，背後我都聽他們挺著急的，到現在沒提起來挺著急的。你看看誰最著急，就把這名額給誰吧！」我們領導說「不行，這次一定得給妳。」就這樣我一九九二年提的副處。

這不就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，就六年時間，他們說妳荒廢了六年的時間，如果妳不荒廢，妳現在何止是副處？人家這麼跟我說。我說那和我都沒關係吧。就提了副處，我們提副處到正處有個年頭限制三年，不滿三年一般的是不能提正處的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命運，兩年多一點我就提正處了。我提正處以後不長時間，有人跟我說，他說「你一提正處可轟動了。」我說「怎轟動了？」他

們說劉素雲提副處才兩年多，怎麼就提正處了？有形成了對立面，這面是這個意見，沒到三年怎麼提正處了？這面的人就說，你們有沒有良心？素雲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，六年時間沒提副處，你們都早早的提到副處那個位置上，你們怎沒人給素雲說說？說她都六年了還沒提上，現在人家提正處了。完了人家那些人說那她現在正處了，我們還在副處的位置上待著，就是比我先提副處的，那不現在我提正處了，他們沒提，那在他們印象中，我就比他們叫高半格，好像是這個理念高半格。我就去找領導去了。我找我們主任，我說「主任，跟你商量件事情。」我們主任說「什麼事情？」我說「聽說我提這個正處，有人有反應，這個正處的位置挺難得，我能不能讓出來？最著急要當正處的同志，你能不能儘快的把他安排到正處位置上？你不說沒有指數嗎？現在我這個指數，我倒出來行不行？我自願，我讓給他。」完了我們主任說「那不可以，那他願意當正處就得提正處，那妳這六年我們都覺得很對不起妳，妳跟我們說過嗎？不行，這個正處就是妳的。」我就這麼的就提了正處。

提了正處以後，一九九七年末我又自己找人說情、寫申請，我又把官辭掉，你們聽了招笑不的？升了官，人家說妳傻，妳神經出毛病了？就和我比較要好的一些老同志，老處長們跟我班對班，或者比我大的，「妳是不是發神經了，妳出毛病了吧？」我說「怎麼的？」「人家都是要官，妳這怎麼還找人辭官，妳怎麼想的？」這時候我已經辭掉了，辭掉了以後他們知道的，我辭職前他們不知道。我是先跟各位領導說，我說「能不能我幹具體工作，把這官給別人當。」我給他們算了一筆帳，那年我都五十多歲了，你看一九九七年我都五十二、三歲了，我說一個老太太當什麼處長，佔什麼位置？我說我這個蘿蔔，我自己把這個蘿蔔刨出來，你們再拿蘿蔔去頂我這坑，你得倒出這個坑。我給我們領導算，我倒出這個坑，你



可以提四個幹部，一換四，為什麼？我正處我倒出來以後，你提個副處當正處這一個，你提個正科當副處兩個，提個副科當正科三個，提個科員當副科四個。你看我一個老太太，倒出一個地方給你提了四個幹部，四個人高興，感謝你們，工作有積極性，多好！你幹嘛非得讓老太太佔這個坑，我說我工作一點不耽誤。

後來領導不理解，就非得問我，為什麼妳要把這個處長辭掉？我告訴大家，我辭處長的第一個理由，是因為我老伴，因為我老伴他那種狀態，他心理不平衡。他說念書的時候咱倆同學，我是班長，你是小兵，現在妳跑省政府當處長去了，我啥也不是。一開始我以為開玩笑，後來他說的次數多了，我覺得它真是他的一塊心病。我就跟我老伴說，我說你別著急，我把我的處長辭掉，咱倆劃等號是不是？我也啥也不是，你不是說對這個事情不平衡嗎？所以我這是第一個理由。第二理由，我覺得我們委比較壓幹部，沒有地方，沒有指數，你說我幹嘛要佔著這個。還有另外兩條理由，就四條理由，我就把這個處長辭掉了。費了四個月的功夫，委黨組不批，就一定要研究明白我為什麼要辭？後來我說我告訴你們都是實際情況，沒有什麼祕密的東西。最後跟我們領導說，我說如果你們再不批我，我就一步到位我退休回家，我提前退休。我們領導就在這個情況下批的我，說那樣妳別退休回家，妳也別離開監察室，那時候我在監察室當主任，說妳別離開監察室，那攤工作真是我們對妳很放心，冷不丁換個人還真不一定能拿得起來。我說誰來都一樣，我還在這是不是？我只是不佔這個位置了，活我還照幹行不行？就這樣定的，所以後來我一直在監察室，來個同志接替我主任的位置，就是這樣。

你說就我做這件事情，在別人看來可能都很傻，在我看來都很正常。你說這件事在機關，有的同志如果工作在機關，就能理解我

說的話，機關就重視兩件事，就在每個人心目中，一是提職，二是提薪。而且這兩件事是緊密相連的，提職自然提薪，而且現在距離愈來愈大。你要是正科和副處，那有好大一塊距離，你要是正處和副處，又好大一塊距離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都這麼簡單，可能就是後來他們給我總結一條，說我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人。我想可能也是，因為我所作所為和人家想的，和人家的要做的，確實有點不一樣。我為什麼能這樣做，我怎麼想的？我想就是人為什麼活得很累、很苦，就是兩個字造成的，哪兩個字？欲望。什麼叫欲望？就是有所求。求這個、求那個，求不來的時候他就非常苦，就非常煩惱。我就想我可不往那個泥潭裡跳，我啥也不求，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有求過。所以他們說妳啥也不求，啥好事也沒落下妳，然後妳一步一步高升。別人死死活活也要求的還沒求到，有的後來求求把命都賠上了，這都有實際例子，真是這樣的。

我在教育處的時候，有的同志給我提醒，說你知不知道？人家有現在想給你扒拉走，我說我就是個小幹事，還給我往哪扒拉？我在機關裡幹事就是最底層，我說還有哪？還有誰家廁所沒人掃我上那去，我掃的比別人掃得都乾淨，那沒人跟我搶了吧？我說為什麼？說人家認為你是一個競爭對象。我說我跟誰也沒爭，我爭啥了？人家算說某某科要提一個科長，他覺得妳是他的障礙，如果沒有妳可能就是他，有妳，可能妳就是他的競爭對手。我說你別著急，我去告訴他，我真去告訴人家那個人，我說你別著急，別上火，我告訴你，我是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。你願意當什麼官，你看中哪個位置你去努力爭取，和我一點關係沒有，這個我不和你爭，我也沒有這想法，我不但現在不爭，我永遠不爭，你把心放在兜裡。否則的話，你還得惦著我，勞心費力的你還挺累的，你可別這麼累著你。就這樣說的，我去親自告訴人家，我不和你爭，就這樣似的。

後來我不就是調到工廠黨委宣傳部去了嗎？有人就納悶了，說公辦老師怎麼能調到工廠宣傳部，因為工廠屬於企業。我不知道，我沒有公辦企辦的概念，我連我調走以後，我應該帶著令我都不懂。我給你們說我調工廠這段，有一天書記找我談話，下月起妳的工作有變動，我說上哪？我說別給我又安排哪個學校去當官，因為在那個之前，曾經安排我到一個學校當過一年校長，我不會當，我不是當官的料。我說這回讓我上哪？最好你要徵求我意見，安排我到哪個學校去當班主任老師，這是最理想的工作，也是我最勝任的工作。我們書記說「調妳去工廠宣傳部。」我說「幹嘛上宣傳部，宣傳部是幹啥的？我也不會幹那活，我這面工作沒幹好，書記要把我攆走？」書記說「不是，人家相中妳。」我說「我也不出頭、不露面，怎麼相中我了？我不去。」非常乾脆我說我不去，我們書記一句話說，「妳是不是黨員？妳要是黨員，妳服不服從分配？如果妳不服從分配，妳現在就寫個退黨申請。」我說「寫就寫！」你看他說的是氣話，是玩笑話，我較真「我就給你寫一個，反正我不去。」我們書記說「去去，回去吧，好好考慮考慮。」我以為沒事了。

三天以後我科長跟我說，「素雲，下午到宣傳部去報到。」我說「我不去，我都跟書記說好了。」他說「不行，已經定的事了，妳必須得去。」我們科長說實在也不太願意放我，好在傻乎乎的我幹活認真，我們科長說「素雲妳真不想去，假不想去。」我說「我真不想去。」他說「那好，妳要真不想去，我給妳說幾條理由，妳去找組織部長談妳不去，妳還回來。」我說「拿個什麼理由？」我們科長就說一什麼什麼，我就拿筆記下來。二什麼什麼，他給我說了四條理由，就是跟組織部長談我不來就這個。還給我劃個路線圖，進工廠往哪邊拐，上辦公樓上幾樓找組織部。我就拿著這個聯絡

圖我就去了，去找組織部去了，組織部我沒找錯，因為它有牌子，一看兩個同志在那擦玻璃。完了那個女同志就說「小劉來報到來了。」我說「我不來報到，我找部長談，我不來。」我也不認識人家，我大實話我就冒出去了，完了那個女同志就跟那個男同志說，你去找部長來，那個男同志就出去找部長去了。然後就找了一個部長，就把我領到另外的一個屋我倆面對面談，「小劉，來報到來了？」我說「我不來報到，部長，我跟你談四條理由，我不來的理由。」你看全都照本實發，我倆不是對面坐嗎？部長就瞅著我笑，說「那妳說說吧哪四條？」我就像背書一樣，把這四條給部長背下來了。背完了以後，部長瞅我不吱聲，盯盯瞅我，把我都瞅得不好意思，我心思我說完了，你幹嘛那麼瞅我？你倒回答我？部長說「妳認識我不？」我說「你不組織部部長嗎？」他笑了他說「妳找錯了，我是宣傳部部長，妳就是往我這個部調。」我馬上傻眼了，找錯人了，要跟組織部長說我不來，結果跟宣傳部長說了，還就是要調我上宣傳部，下邊四條我說完了，第五條沒有，那怎整？不吱聲坐著吧。完了這部長就說今天星期六，明天休息一天，星期一過來上班。把我打發回來了，蔫巴蹬蹬的我就回去了。

我們科長一看我那樣就說，「怎的了？談沒談？找沒找著組織部長？」我說「找錯了，他不是組織部長，他怎麼成宣傳部長了？」給我們科長氣得說「妳真笨，妳怎麼連人都找錯了，妳也沒問好他是啥部長，妳就跟人說四條。」我說「那組織部的人去給我找的，我就以為找的他們部長，說錯了，沒辦法。」我們科長說「那這回沒有救了，那妳就得去了。」我不想去，我回家跟我爸和我姊說，我爸和我姊都是標準的共產黨員，我爸就說服從分配，黨員怎麼能不服從組織分配？星期一過去上班吧。我爸說話慢悠悠的，我就沒啥說的了，我星期一我就得上宣傳部去上班去了。我上宣傳部上

班以後，我和我們室主任對桌坐，我們屋是五個人，四個男同志，就我一個女同志，你說我冷不丁去了，我也不認識誰，我也沒啥說的，那就給我啥活我就幹啥活吧。有一天我對面的主任就我跟說，「素雲，教育處有老師來電話問妳。」我說「問我，那怎我沒接電話？誰接的？」他說「我接的。」我說「那啥意思？」他問我說「劉素雲是什麼門子，什麼關係，怎麼調到工廠宣傳部？」了解這個。我說「那你怎說的。」他說「我告訴他，工廠的黨委書記是她家親戚。」我說「你這不騙人嗎？你怎撒謊？」因為工廠書記和我啥關係沒有。他說「這樣的問題必須得這樣回答，就是全工廠第一把手，最大頭是你家親戚，所以把妳調來了，他也就死心塌地了，他再就不打電話問了。否則的話，他還得打電話挖著窗戶，挖著門子問，研究你怎麼來的，我這一下我就把他推回去了。」我說那撒謊不好。後來我回我們教育處以後，我跟他們說，我說大家都研究我的門子，研究我的窗戶，我真拜託各位你們好好研究研究，看看誰是我的門子？誰是我的窗戶？這是第一次被人家研究。

第二次這不又調到省裡去了嗎？這又高升了。那後來有些老師告訴我說，劉老師，我們在背後議論，說你看她傻呵呵的，她啥也不知道，別人壞了她，你告訴她，她都說是嗎？就拉倒了，你說她還不壞人。你說這麼些人這麼壞她，壞她一次給她前進一步，壞她一次給她前進一步。你看壞給她整到教育處去了，再壞她給她整到工廠黨委宣傳會去了，又壞她給她整到省政府去了。我說那接著壞，把我壞到中央去吧！真是這樣的，這是他們分析的。我調到省裡以後，我們全委的人，我聽說幾乎沒有人不研究我的，還是研究我什麼門子，什麼窗戶調進省政府的？我們處長問我，我說那我怎調來的，你們清楚。我剛開始讓我上省政府的時候，我就死活不去，我說我不來，我是平房的，到省政府我也找不著，哈爾濱我哪也找

不著。一開始沒辦法，我學生開車把我送去，第一次去人家告訴我4 1 2辦公室，我一著急我記錯了，我記個4 2 1，我到那省政府4 2 1一看，傻眼了，這屋裡坐的人我一個不認識，那我還上哪找去？別的屋我誰也不認識，那沒辦法在四樓轉，挨著屋轉，轉到4 1 2那一下子看著我認識的那個人了，我說你怎跑這屋？他說我就在這。我說不是4 2 1嗎？他說是4 1 2，就這麼的。然後晚上我學生還得上省政府把我接回去，你說多麻煩人，所以我說我不來。沒辦法說不來不行，就這麼的我就到省政府。

我說處長你們都知道我怎來的？你說我有啥門子，我說全委發動大家來研究，來分析來找。完了後來我告訴我們處長，我說「我教你一招，誰再研究我，別讓他們累得慌，你說劉素雲坦白了，她告訴我她啥門子了。」我們處長說「那怎說？」我說「你說省委書記是她家親戚，我給我們工廠學的，那時候說我是工廠黨委書記親戚，這個風就平息了。這回你就告訴他，省委書記是我家親戚，我就這麼調來的，他們就不琢磨、不研究了。」你看看大家集中精力好好工作多好，為了我一個人研究我啥門子，你說多累得慌，就這樣似的。所以一步一步就走到現在，他們分析說一個是妳太善良了，妳啥也不求，妳誰也不怨，誰也不恨，愈是後面整妳的人，關鍵時刻愈幫人家，可能正因為妳這個善良感動了天和地。就是上午齊老菩薩說的一句話，我就想可能和我對上號了，就是人欺負你，天不欺負你，人不是說上天可知，蒼天可見，他看明白了，所以他不欺負你。我就覺得做為咱們，還是應該老老實實、踏踏實實做人，如果說無求品自高這句話挺好，真正能做到你是一個快樂的人、是個幸福的人。沒有求，無所求，確實是全身是輕鬆的，我真是從來沒有求，就包括我學佛、信佛我也沒有求。我從來沒求過，說佛菩薩保佑我怎麼怎麼的，也可能是真是三寶加持，我從開始學佛到現

在，我真是任何東西我沒有求過。

我就是一九九四年在普陀山曾經求過籤，就是那個帶個小尖尖的，在一個小圓筒裡放著，這麼一顛就蹦出來的，就那種籤。我和我老伴在普陀山，看見師父前邊有這個籤，我老伴說妳去求籤，我說幹什麼？他說好玩吧。我說好玩你去求吧。他說我不求，妳求靈，妳心誠，我就去了。我說「師父，我求籤。」師父問我「妳求啥？」「我啥不求。」你看這話人家師父怎麼理解？我還說我求籤告訴師父，師父問我妳求啥？我啥也不求。可能師父的心裡活動就是妳啥也不求，妳求這籤幹啥？但是人家沒說。師父說妳心裡想句話，妳不用說出來，然後妳一晃蕩這個小竹筒，哪個籤蹦出來哪個就是妳的。我就心裡想一件事，我也沒說，然後一晃不就蹦出一個籤嗎？師父拿這個籤大概是對號，就這麼大一個小紙條上面有四句話，完了師父我給解釋這四句話，第一句話就說妳塵緣未了不能出家。這個時候我可真是大吃一驚，我的天，我心裡想那個事，師父怎知道？因為他讓我想事不說出來，我想的真是這個事，我就想我能不能出家？我那個時候有出家的想法、出家的念頭，所以師父讓我想，我就想我能不能出家？結果這籤蹦出來以後，師父整那條給我解釋，第一句話就說妳塵緣未了不能出家。我說，師父，我心裡想的事你怎麼知道？師父說妳心裡想的事都在這籤上面，就到現在我都莫名其妙，真神了，我真沒說出來他怎麼就知道，他怎麼我心裡想的事就跑到籤上去了。

我人老實，我一想既然這籤都說我塵緣未了不能出家，回家老老实實待著吧，別老打妄想要出家了。所以從那次求籤之後，我一直也沒有再想再問，我出家如何如何，我再沒有這種念頭了。就是我四月四號來香港的時候，我見著咱們師父上人以後，我問了師父，我說師父，你看我能不能出家？師父說以後再說，沒有回答我。

師父沒有正面回答我，點點頭以後再說，不一定是師父的原話，我記著好像就這個意思。我想可能我塵緣未了，機緣不成熟，啥時候成熟啥時候算，就這麼簡單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覺得人你要是無求，你要是無欲你就無求，無求你就生活得快樂，很坦然，我真是沒什麼求的。你現在如果大家說，你現在想一想，動腦筋想一想，你想求點啥？我想不出來，我真沒有求。我說我現在如果說我有求，我就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就這個帶求，其他的我都沒有求。至於我能不能去西方極樂世界，我發大願、發真心我一定能去，可能也不算我求是不是？它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，我機緣成熟了，阿彌陀佛一招手我就去了，我就這麼想的，就是這麼簡單。

所以說無求品自高，因為這句話我喜歡了這麼多年，師父講經，講法的時候，也提到過這個詞，我就想無求品自高，你能提高自己的境界。真是這樣的，我就回想我這麼多年的經歷，我現在在修學的問題上能夠有點進步，甚至於是我得了絕症十一年了，我活過來了，可能和我這個心態都有關係。因為我沒有更多的奢望，沒有更多的想法。就是我得這場重病，當時面臨著死亡，我一九九九年、二〇〇〇年是我病最重的時候，那個時候醫生都告訴我，妳隨時面臨死亡。因為看我心態好，所以人家大夫直接對我就這麼說了，而且拿我做為一個病例。就是其他的實習醫生什麼的來醫院實習，我的主治醫是教授，就拿我當講課的教材，拿我的病例就圍著我的床前，給這些實習醫生們講，她這個病怎麼回事？如何如何？到什麼程度？結局是什麼樣的？當時我同病房的病友都不高興，不應該是當著病人的面，說病人的病如何如何。我說沒關係，說你們你們接受不了，說我我像聽故事似的，沒關係，所以說就是這樣。

因此大夫看了我心態確實好，所以也真是跟我說，說老太太病最重，真是隨時面臨死亡。因為這個隨時面臨死亡，可能是一件好



事，我就死心塌地了是不是？不就是死嗎？那咱該幹點啥就幹點啥，也別打妄念了，我就那個時候我就開始，我一心求往生。我求往生，我沒有求生，我沒有貪生怕死，我就想早一天回家早一天好，我回家以後，我長本事了以後，我倒駕慈航我再回來，我就這麼想的，所以沒有負擔。然後可能就給我設計，你也別打針，你也別吃藥，我打針、吃藥全不行，過敏、發高燒。你說在醫院裡住院，不打針、不吃藥大夫怎麼給你治？不難為人嗎？所以我就回家了。回家了我說我回家研究去，研究我好得諾貝爾獎金，因為這個病怎麼得的，怎麼治，到現在全世界範圍沒有研究出來，實際就是一種絕症，實事求是這樣說。我說我回家研究去，研究出來以後我得諾貝爾獎金。這都是心態很好，大夫都說妳的心態太好了，就這樣回家了。

回家了不能吃藥、不能打針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就在那之前我還沒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不知道念阿彌陀佛。就從醫院回來以後，也不能上班，也不能下樓，兩隻手像雞爪一樣，這樣的伸不直，攥不上，那個骨節那麼大，這手指頭互相都幾乎都挨著，就這樣似的。那腿腫的像大饅頭，膝蓋蹲不下、起不來。滿臉是花斑，滿身是斑，沒有幾根頭髮，厚厚的大嘎巴，什麼形象？我住了五十七天院長了五十七斤體重，吃激素吃的。我學生去看我，四張床沒認出來，你說我人變化多大吧。你們現在看我像人樣，你要十年前看我，沒有人樣，能把你嚇跑，太嚇人了。這種病身心都受到折磨，真是外表非常難看、非常明顯。另外這種病確實是很痛苦，如果再用一個詞說就很恐怖，這種病。但我就這樣傻呵呵的，就說一個死字有什麼了不得的，就這麼就過來了。然後就念了十年佛，你說現在我告訴你們，我這病就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，你們信不信？我要不來香港，你們看不到我，可能有點半信半疑。現在我就坐在你

們的對面，你們看到是真實的我，你說我不吃藥、不打針，我怎麼能好？我真是就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

什麼是最好的治病良藥？阿彌陀佛佛號真是。什麼是最有營養的東西？清淨心。你看我現在就是喝白開水，我吃飯特別簡單，而且吃飯量還少，我每天兩頓飯。你看到現在，你們看我，我今天早晨是將近三點起來的，我要是在家我每天是兩點鐘起床早晨。就這一整天，我中午也不休息，也不睡覺，你看現在每天晚上我回去睡覺，基本上都是十點鐘左右，有時候我們再交流交流就十一點左右了。我就整個這一天，我自己覺得精神頭還是滿足的，沒有說疲勞了、睏倦了，好像沒有這種感覺。我這次來就是牙不太好，我在家的時候，沒定住生了一股火，就把這牙弄得有點神經疼，現在兩面牙疼，說話我不知道你們聽著沒有，有時候禿嚙禿嚙的，這個牙它一會站起來，一會躺下。所以說它要躺下的時候，一說話這舌頭刮它就有點擋礙，別的都沒有。我就想師父把我推出來，我就給大家做個好樣子是不是？做個什麼樣子？得病不可怕，不要緊。你說人吃五穀雜糧是吧，這麼多年，咱們聞到佛法前和聞到佛法以後，沒有修到那種程度，有些時候還煩惱多多，自然影響五臟六腑就生病了。你生病了，咱們學到佛法了，知道怎麼治了，阿彌陀佛是最好的治病良藥。實際釋迦牟尼佛給我們留下的經典都是良藥，就是你是什麼病你就吃什麼藥對症，這個病不就好了嗎？我得這是絕症病，我就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就念阿彌陀佛，它就對症了，我就念好了。你看現在老太太挺健康，也不是很醜陋，不像十年前那麼嚇人了是不是？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我還可以吧，最起碼不讓大家討厭，老太太人緣還滿不錯的，大家看我都挺開心，我也開心這多好！

所以堅定信念念阿彌陀佛，把其他你現在所求的東西放下，放下就自在了，真是這樣。你求這個，求那個，你就那樣想，就那一

句話，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」。你什麼東西能帶去就是你的業，除了你的業以外你啥都帶不走。你這個問題你要想明白，你就放下了。另外還有幾句話說什麼？說「天是棺材蓋，地是棺材底，無論跑哪裡，總在棺材裡。」你琢磨琢磨這四句話有沒有道理？你往哪跑？天無邊無際那就是蓋，地無邊無際那就是底，你就是在這個棺材裡，你想逃到哪去，能逃出去嗎？我昨天給大家我舉那個老菩薩，兩個手十個手指頭扣住那個例子，應該引以為戒。真是咱們學佛人的，應該說也是咱們的樣子，但是不是那麼太好的樣子。念佛一輩子最後因為財產問題，沒分均勻，導致兒孫們打架，不管老太太，把老太太就氣死了。氣死以後人家忙著分錢，人家就把老太太迅速的送到冰櫃裡去凍起來了。神識沒有跳出去，結果老太太特別痛苦、掙扎，就把十個手指頭從棺材旁邊都抓出去了。咱們看到人家，這也是咱們的鏡子，看到往生好的，是咱們的鏡子；看到往生不好的，也是咱們的鏡子。現在來得及學好樣子，以壞樣子為借鑑，不把他們做榜樣，但是咱們不像他們學，如果是這樣，我們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。

我今天跟大家說這些，中心的意思第一個題目，我再回過頭給大家捋一捋。因為老太太沒有稿，沒有題也沒有提綱，所以為便於大家的理解和記憶，我再給大家捋一捋。我第一個題給大家講的，是昨天晚上師父上人對我們的開示，兩個小時的開示，講的是關於六和敬的問題。講了這個問題以後，我聽了以後我的一些感受，我想我應該如何去落實，我們每個人應該怎麼辦，應該怎麼面對當前的現實，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我講的中心就是「無求品自高」，就告訴大家，怎麼樣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在學佛的道路上勇猛前進，不退縮。我昨天說了三句話，我今天再把它重複一下，第一句話是學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，這是方東美先生說的；第

二句話念佛是人生的最大快樂；第三句話作佛是人生的終極目標。你們對照想一想，你現在信佛、學佛、念佛，是不是為了作佛？如果你是為了作佛，這才是終極目標。昨天我跟大家不說了一句嗎？師父說，六祖惠能大師到五祖那去請法，五祖大師問他你來幹什麼？他說我來作佛。老法師非常讚歎，六祖惠能大師的那種大智慧，我們每個人，是不是也應該學習六祖惠能大師的這種大智慧，學佛要學出智慧來。

前幾天北京來了一個小佛友，他那名我特別喜歡，我說你這名字起得太好了，你是後改的嗎？他說不是，從小就起這個名字，他就叫般若。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，般若大智慧，他就是叫這兩個字。真是很有智慧這孩子，他是北京交通大學的一個老師，三十六、七歲吧！就是這樣。雖然我們的名字不叫般若，但是我們學佛要學出般若來、學出智慧來，我們都是大智慧之人，用這種智慧引導我們，將來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今天還有一點時間，就到這吧好不好？謝謝大家。